

## 吳哥行——給周達觀先生的一封信

張之傑  
(本會會員)

達觀先生：

我們素昧平生，生活時代又相差七百多年，但我忍不住要寫封信給您。我在學生時代就拜讀過大作《真臘風土記》。幾十年來，一直夢想有一天能帶著大作，前往您去過的地方，作一次知性旅遊。就在今年，距離您出使真臘七一〇年，我實現了少時的夢想。

正如您所說：「其國自稱曰甘孛智」，現音譯柬埔寨。至於真臘這個古稱，一說為「暹粒」的音轉，至今沒有定論。您造訪的真臘王城，現稱吳哥城（旅遊界稱大吳哥），屬暹粒省。王城及附近的遺跡，已成為舉世聞名的文化遺產。根據大作：元世祖至元年間，朝廷駐守占城的元帥，派遣一名萬戶和一名千戶前往真臘，「竟為拘執不返」，於是「聖天子遣使招諭」，您才有此次真臘之行。您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二月二十日（西元一二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）從溫州開洋，三月十五日到達占城（越南歸仁），此後遇到逆風，稽延了行程。大約六月初吧，您搭的船溯湄公河而上，在查南（磅清揚）換乘小船，經淡洋（洞里薩湖），到達真臘王城，這時已是七月了。您到達真臘時，國王尸利因陀羅跋摩即位不久，他是舊王闍耶跋摩八世的女婿，就在您到達的前一年底，迫使年老的舊王禪位。這時暹羅國勢漸強，大作中說：「屢與暹人交兵，遂至（村落）皆成曠地。」所幸還沒攻到王城一帶。新王或許不願兩面作戰，在你們的曉諭下，「遂得臣服」。您在真臘勾留了一年，於大德元年（西元一二九七年）六月借助季風回航，八月十二日到達四明（寧波）。您回國後，由於暹羅入侵、瘟疫和王室鬩牆，真臘國勢一衰再衰。您回國後一三四年（西元一四三一年），暹羅攻陷吳哥城，大事劫掠而去。翌年真臘人自動放棄吳哥城，原因不明。吳哥文明從此淹沒在熱帶叢林中，直到西元一八六一年，才被法國博物學家穆奧於狩獵時無意中發現。當時遺蹟上長滿草木蔓藤，若非近看，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建築物。現今對外開放的吳哥遺跡，草木已經清理，但有些根本無法刈除：如達松將軍廟的後門，整個被大樹裹住；塔布倫寺的巨石和板根植物已結為一體。植物的根伸入巨石縫隙，日積月累，幾十噸的巨石都被晃動了。您造訪時，真臘王國（以下稱吳哥王國）已經式微，但宮室、廟宇卻以那時最為輝煌。迫使岳父遜位的尸利因陀羅跋摩和他之後的幾位國王，都沒留下什麼建設，但闍耶跋摩八世和闍耶跋摩七世卻是許多著名建築的締造者、增修者，吳哥文明兩大勝景之一的巴戎寺，就出自闍耶跋摩七世之手。

我是搭飛機（恕我使用您不明白的時代術語）去的，航程只有三個小時，逗留的時間也只有五天四夜。我只能跟著導遊走馬觀花，無緣像您一般，詳盡地觀察風土人情。然而，當年列為禁地的宮室、神殿、陵寢，現已成為任人憑弔的遺跡，所以我肯定到過一些您不能進入的地方。我這麼說，並非出於臆測。大作對吳哥城的城門、城牆、城壕、橋欄描述詳盡準確，對城內的大金塔（巴戎寺）、

銅塔（巴本寺）、金塔（空中宮殿），及城南不遠處的石塔山（巴肯山）、魯班墓（吳哥寺），不是語焉不詳，就是寥寥數語。這些高聳的建築物，您可能只曾遠觀，不曾登堂入室。吳哥文明深受印度影響。大作從未提到過印度，我猜，您大概不知道吳哥文明和印度的關係吧？印度式寺廟作曼陀羅（壇城）狀，一層層往上收縮，最上層建有高塔，象徵須彌山。外觀高聳華美，內部卻狹隘窄小，這是神祇的居所，不是凡人膜拜之地，只有少數婆羅門在內供神。您無緣進入，可說理所當然。再說，這些建築都是國王起造的，王室的家廟、神殿、陵寢，外人哪能進入！

您是上國的使臣，當然進過王宮，不過您只到過正廳，您說：「余每一入內，見番主必與正妻同出。乃坐正室金窗中，諸宮人皆次第列於兩廊窗下。」「其蒞事處有金窗，櫃左右方柱，上有鏡，約有四五十面，列放於窗之傍。其下為象形。聞內多有奇處，防禁甚嚴，不可得而見也。」如今木造的王宮已蕩然無存，但吳哥遺跡仍有六十多處，絕大多數是十至十三世紀建造的。我造訪過十六處，其中記載在大作中的有七處：吳哥城中的城門、巴戎寺、巴本宮、空中宮殿，吳哥城附近的巴肯山、吳哥寺、涅槃宮（金方塔）。當年金壁輝煌的神殿、廟宇、陵寢，如今多已殘破，但輪廓尚在。吳哥建築和石雕，是印度文化在東南亞發揚光大的傑作，也是印度教藝術、佛教藝術和柬埔寨藝術融合的結晶，在藝術史上，尤其是建築史上，具有崇高的地位。印度式廟宇形制上基本一致，要不是我勤作筆記，所拍攝的照片將無法注記。然而，有兩處古跡，已印入腦海深處，當其他古蹟逐漸混淆、模糊、淡忘，這兩處卻愈來愈鮮明。是的，巴戎寺和吳哥寺是我見過最美的建築，今生今世再也忘不了。我就和您談談這兩處勝景吧！

巴戎寺位於吳哥城正中。大作中說：「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，旁有石塔二十餘座。石屋百餘間，東向有金橋一所，金獅子二枚，列於橋之左右。金佛八身，列於石屋之下。」您說的金塔，就是巴戎寺的主塔，當時很可能貼著金箔。但從您的記述，我幾乎可以確定，您只到達山門而已。此行我造訪過兩次巴戎寺。第一次是下午去的，休旅車自北門進城，前行不遠，巴戎寺赫然出現眼前。這時日影已經偏西，高聳的主塔，被眾多高度不一的小塔拱圍著（從山門附近看，只能看到二十餘座），歷經風雨侵蝕，又著生地衣、蘚苔，逆著光遠看，不像是一座人為的建築，而像一座小山！印度式建築以東向為貴。經過一段兩旁設有石獅子和蛇（龍）形護欄的引道，登上台階，進入四面觀音山門（東塔門）。巴戎寺分為三層，底層外廊、內廊的浮雕，內容以印度教神話和吳哥王國的歷史掌故及風土、人物為主。導遊逕自帶領我們登上第二層的天井，那些圍繞主塔、雕成四面觀音的石塔，就座落在第二層的台基上，近得就在我們身邊！這些石塔用巨石疊成，原有五十四座，現存三十七座，每座都雕成四面觀音：豐鼻厚唇，雙目內視，據說取象闍耶跋摩七世。吳哥國王大多信奉印度教，闍耶跋摩七世是少數信奉佛教的國王。巴戎寺的四面觀音，無不透露著難以言喻的迷人笑意，人稱「高棉的微笑」，是吳哥文明的象徵之一。

第二次是清晨去的，偌大的寺院沒幾個遊客。巴戎寺山門朝東，最適合清晨

拍照。我們登上台階，過道上供著一尊斜披黃紗的坐佛，香煙裊裊，一位小乘尼師守在塔門內勸人布施。我們登上第二層天井，繞著主塔取景。這時週遭沒有喧噪的人潮，只有參差錯落、寶相莊嚴的四面觀音，一霎間，我像是脫離了輪迴，感受到一種接近涅槃的寧靜。您所說的魯班墓，就是吳哥寺（旅遊界稱小吳哥），相傳由建築之神毘濕奴卡曼所造，您衍繹為魯班，貼切極了。這座美得無以名狀的神殿，由蘇利耶跋摩二世所建（十二世紀初），原供奉毘濕奴，後來成為蘇利耶跋摩二世的陵寢。您說成魯班墓，意思一定是「魯班造的墓」。就這一點來說，我是您少有的知音。您說：「魯班墓在南門外一里許，周圍可十里，石屋數百間。」從吳哥城南門的大道往南，前行約一公里，石砌的城壕就出現在路旁。吳哥建築一般朝東，吳哥寺位於路東，故其正門朝西。您說「周圍可十里」，實測五·六公里（十一里），證明您曾經沿著城壕步測過。

吳哥寺圍繞著寬一九〇公尺的護城河，宛如一座小城。吳哥寺就位於「小城」的正中央。吳哥建築特別擅長用「水」。吳哥寺佔地約兩百公頃，護城河就佔去八十二公頃，這種設計，除了美感，也增加了深邃感。當目光越過護城河，入目的是蜿蜒的城牆，和鬱鬱蒼蒼的林木，吳哥寺仍神秘地躲在視覺之外。然而，吳哥寺是國王的享殿，您進去過的機率微乎其微。您可能多次站在正門外的大路上，目光越過城壕上的石橋，往裡面瞧過。以您的身份，不可能駐足窺伺，難怪會有「石屋數百間」的籠統說法。即使匆匆一瞥，相信您也會為之驚豔。是的，那真是一座美麗的建築！世間美麗的建築雖多，只有吳哥寺成為國旗上的徽飾。此行我造訪過兩次，就和您分享自己的收穫吧！

古人說：大美無言。吳哥寺之美，只能用心靈感受，不易用言語、文字傳達，相信您一定同意我的看法。讓我越過一大堆不貼切的形容詞，直接說出遊賞吳哥寺的所見所聞。我第一次遊吳哥寺，是下午三時半。吳哥寺朝西，這時最適合攝影。橫跨城壕上的大橋，其實是一道石堤。過了河，進入塔門，吳哥寺秀美的造型立時湧入眼簾。再經過一段相當長的引道，才到達寺廟跟前。石堤和引道兩旁，都有蛇（龍）形護欄，這是吳哥建築常用的元素。吳哥寺之下，引道兩旁各有一鑑方塘，波光塔影，將吳哥寺襯托得格外靈秀。吳哥寺呈長方形，面積約九公頃，分為三層，一層層往上收縮。寺廟正面，兩旁各有一座小湖般的水池，波光塔影，將吳哥寺襯托得格外靈秀。底層外廊的浮雕，長約六〇〇公尺，大多取材印度史詩《羅摩衍那》和《摩訶婆羅多》，是美術愛好者的聖地。吳哥寺分為三進，一進進往上收縮。第一進四廊的浮雕大多取材印度史詩《羅摩衍那》和《摩訶婆羅多》，是美術愛好者的聖地。第二進兩翼各建一塔，第三層兩翼與中央建有三塔，中央那一座最高。從正面看，吳哥寺矗立著五座塔，構成秀美的等邊三角形。妙得是，中央主塔和底層角樓連線，剛好切中兩座側塔的塔尖，這麼完美的設計，莫非出於天工？來到吳哥寺，如不能登上第三進，豈不遺憾！從第一進登上第二進沒什麼困難，登上第三進卻是一大挑戰：階梯的坡度約七十度，兩階間間距較一般樓梯高出一倍，階梯的深度只有一般樓梯的三分之二，更要命的是，根本就沒有扶手。我們手腳並用，用「爬」的登上第三進，如今回想起



來仍然覺得手腳發軟。

第二次往遊尚未破曉，我們沒看到日出，卻拍攝到朦朧的晨景。那天清晨還乘坐氣球升空，鳥瞰吳哥城。遠處泛著藍光的長方形城壕，不就是吳哥寺嗎？宛如積木似的長方形建築，靜臥在一大片墨綠色叢林的中央。吳哥寺的佔地面積好大啊！這是最後一瞥，當我揮手作別，氣球已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了。

達觀先生，這封信就算是大作《真臘風土記》的讀書心得吧。請指正。  
順請 安好

後學張之傑敬上

（原刊金門日報，略加增補而成此文）





